

二刻拍案驚奇

二續拍案驚奇卷之五

襄敏公元宵失子

十三郎五歲朝天

詞云

瑞烟浮禁苑，正絳闕春回，新正方半，永輪挂華滿，  
溢花衢歌市，芙蓉開遍，龍樓兩觀，見銀燭星球有，  
爛捲珠簾，盡日笙歌，盛集寶釵金釧，○堪羨綺羅，  
鼓裡蘭麝香中，正空遊翫，風柔夜煖，花影亂，笑聲，  
喧鬧，蛾兒滿路，成團打塊，簇着冠兒，闌轉喜皇都，  
舊日風光，太平再見，  
詞寄瑞雀仙

這一首詞，乃是宋紹興年間，詞人康伯可所作，伯可

流波南木  
君臣

元是北人、隨駕南渡、有名、是個會做樂府的才子、秦  
申王薦于高宗皇帝、這詞單道着上元、作景高宗皇  
帝、極其稱賞、御賜金帛甚多、詞中爲何說舊日風光、  
太平再見、蓋因靖康之亂、徽欽被虜、中原盡屬金夷、  
僥倖康王南渡、即了帝位、偏安一隅、偷閑取樂、還要  
摸擬盛時光景、故詞人歌詠如此、也是自解自樂、而  
已、怎知得當初柳耆卿另有一首詞云、

禁漏花深、繡工日永、薰風布燠、變韶景、都門十二、  
元宵三五、銀蟾光滿、凌飛觀、簪皇居麗、佳氣瑞煙、  
蔥蒨翠華、宵幸是處、替城闔苑、○龍鳳燭、交光星

漢對咫尺，盤山間，道宿會，樂府兩籍，神仙梨園，四  
部絃管，向曉色，都人未散，盈萬井，山呼鰲抃，願歲  
歲天仗裏，常瞻鳳輦。

詞寄頌孟樂

這首詞多說着盛時宮禁說話，只因宋時極作興，是  
个元宵，大張燈火，御駕親臨，君民同樂，所以說道金  
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然因是傾城士女，通宵出遊，  
沒些禁忌，其間就有私期密約，鼠竊狗偷，弄出許多  
話柄來，當時李漢老又有一首詞云：

帝城三五，燈光花市，盈路天街，游處此時，方信鳳  
闕都民，奢華豪富，紗籠纔過處，喝道轉身，一壁小

來且住見許多才子艷質携手並肩低語○東來  
西往誰家女買玉梅爭蕊緩步香風度北觀南顧  
見畫燭影裏神仙無數引人魂似醉不如趁早步  
月歸去這一雙情眼怎生禁得許多胡覷 詞寄  
女冠子

細看此一詞可見元宵之夜越着喧鬧越中幹那不  
三不四勻當的不一而足不消說起而今在下說一  
件元宵的事體直教

鬧動公侯府

分開帝主顏

滑徒入地去

稚子見天還

眼可見  
要信用  
便不太  
行

話說宋神宗朝有箇大臣王襄敏公，單諱着一个韶字，全家住在京師，真是潭潭相府，富貴奢華，自不必說。那年正月十五元宵佳節，其時王安石未用新法，未行四境，無侵萬民樂業，正是太平時候，家家戶戶點放花燈，自從十三日爲始，十街九市歡呼達旦。這夜十五日是正夜，年年規矩，官家親自出來賞翫，通宵傾城士女專待天顏，一看且是此日難得一輪明月當空，照耀如同白晝，映着各色奇巧花燈，從來叫做燈月交輝，極爲美景。襄敏公家內眷自夫人以下，老老幼幼，沒一个不打扮齊整了，祇候人捧着帷幙。

出來街上看燈遊耍看官你道如何用着帷幙蓋因  
官宦人家女眷恐防街市人挨挨擦擦不成體面所  
以或用絹段或用布疋等類扯作長圍圍着只要隔  
絕外邊人他在裡頭走的人原自四邊看得見的晉  
時叫他做步障故有紫絲步障錦步障之稱這是大  
人家規範如此閑話且過却說襄敏公有個小衙內  
是他末堂最小的兒子排行第十三小名叫做南陔  
年方五歲聰明乖覺容貌不凡合家內外大小都是  
喜歡他的公與夫人自不必說其時也要到街上看  
燈大宅門中衙內穿着齊整還是等閑只頭上一頂

帽子多是黃豆來大，不打眼的洋珠穿成雙鳳穿牡丹花樣，當面前一粒，猶見眼寶石晴光閃爍，四圍又是五色寶石鑲着，乃是鴉青祖母祿之類，只這頂帽也值千來貫錢，襄敏公分付一個家人王吉，馱在背上，隨着內眷一起看燈。那王吉是個曉法度的人，自道身是男人，不敢在帷中走，只相傍帷外而行。行到宣德門前，恰好神宗皇帝正御宣德門樓，聖旨許令萬目仰觀，金吾衛不得攔阻。樓上設着鰲山燈光燦爛，香煙馥郁，奏動御樂，簫鼓喧闐。樓下施呈百戲，供奉御覽看的，真是人山人海，擠得縫地都沒有了。有



翰林承旨王禹玉上元應制詩爲證

雪消華月滿仙臺

萬燭當樓寶扇開

雙鳳雲中扶輦下

六鯨海上駕山來

鑄京春酒沾周宴

汾水秋風陋漢才

一曲昇平人盡樂

君王又進紫霞盃

此時王吉擁在人叢之中，因爲肩負了小衙內，好生不便，觀看得不甚像意，忽然覺得背上輕鬆了些，一時看得渾了，忘其所以，伸伸腰，擡擡頭，且是自在，呆呆裡向上看着，猛然想道：小衙內呢？急急回頭看時，眼兒得不在背上，四下一望，多是面生之人，竟不見

了小衙內踪影，欲要找尋，又被擠住了脚，行走不得。王吉心慌，撩亂將身子儘力挨出，挨得骨軟筋麻，纔到得稀鬆之處。遇見府中一騾人問道：「你們見小衙內麼？」府中人道：「小衙內是你負着，怎到來問我們？」王吉道：「正在鬧嚷之際，不知那個伸手來我背上接了去，想必是府中弟兄們見我費力替我抱了，放鬆我些，也不見得我。一時貪個鬆快，人鬧裡不看得仔細。及至尋時，已不見了。你們難道不曾撞見府中人見說大家慌張起來道：「你來作怪了。這是作耍的事，好如此不小心。你在人千人萬處失去了，却在此問張

不入根並  
每如此

問李豈不悞事還是分頭再到關頭裡尋去一夥十  
來個人同了王吉揆出揆入高呼大叫怎當得人多  
得緊了、莊莊裡向那個問是落得眼睛也看花了、喉  
嚨也叫啞了、並無一些影響、尋了一回走將攏來我  
問你你問我多一般不見慌做了一團有的道或者  
那個抱了家去了有的道你我都在又是那一個抱  
去王吉道且到家問問看又處一個老人家道決不  
在家裡頭上東西耀人眼目被歹人連人盜拐去了  
我們且不要驚動夫人先到家稟知了相公差人及  
緝捕為是王吉見說要稟知相公先自怯了一半

道如何回得相公的話，且從容計較打聽，不要性急，便好。府中人多，是着了忙的，那孫得王吉主張一齊，逃了家來，私下問問，那得个小衙內，在裡頭只得來見襄敏公，却也嚇嚇喘喘，未敢一直說失去小衙內的事。襄敏公見衆人急急之狀，到問道：你等去未多時，如何一齊跑了回來，且多有些慌張失智，光景必有緣故。衆家人纔把王吉在人轂中失去小衙內之事說了一遍。王吉跪下，只是叩頭請死。襄敏公毫不在意，笑道：去了自然回來，何必如此着急。衆家人道：此必是歹人拐了去，怎能夠回來。相公還是着落開

大臣之度

知子莫若  
父

封府及早追捕方得無失。襄敏公搖頭道：「不必。衆人道：「一番天樣大火樣急的事，怎知襄敏公看得等閑。聲色不動，化做一杯雪水。衆人不解其意，只得倒帷中稟知夫人。夫人驚慌，抽身急回，擔着一把眼淚來與相公商量。襄敏公道：「若是別個兒子失去，便當急急尋訪。今是吾十三郎，必然自會歸來，不必憂慮。夫人道：「此子雖然伶俐，點點年紀，曾遮煞也只是四五歲的孩子，萬衆之中，擠掉了，怎能勾自會歸來。養娘每道：「聞得友人拐人家小廝去，有擦瞎眼的，有碾掉脚的，千方百計擺佈壞了，裝做叫化的化錢。若

不急急追尋，必然衙內遭了毒手，各各啼哭不住。家人每道：相公便不着落，府裡緝捕，招帖也寫幾張，或是大張告示，有人貪圖賞錢，便有訪得下落的來報了一時，問你出一說，我出一見，紛紜亂講，只有襄敏公怡然不以爲意。道：隨你議論，百出總是多的。過幾日，自然來家。夫人道：魔合羅般一個孩子，怎生捨得失去了，不在心上。說這樣懈語，襄敏公道：包在我身上，還你一个舊孩子便了，不要性急。夫人那裡放心，就是家人每養娘每，也不肯信相公的話。夫人自分付家人各處找尋去了，不題。却說那晚南陔在王吉

背上正在挨擠喧嚷之際、忽然有個人趨近到王吉身畔、輕輕伸手過來接去、仍舊一般、馱着南陔、貪着觀看、正在眼花撩亂、一時不覺、只見那一個人負得在背、使在人叢裏亂擠將過去、南陔纔喝聲道、王吉如何如此亂走、定睛一看、那裡是個王吉、衣帽裝束、多另是一樣了、南陔年紀雖小、心裡煞是聰明、便曉得是個歹人、被他鬧裡來拐了、欲待聲張、左右一看、並無一個認得的熟人、他心裡思量道、此必貪我頭上珠帽、若被他掠去、須難尋討、我且藏過帽子、我身子不怕他怎地、遂將手去頭上、除下帽子來、揣在袖

中也不言語，也不慌張，任他噴着前走，却像不曉得甚麼的。將近東華門，看見轎子四五乘，叠聯而來。南陔心裡忖量道：轎中必有官員貴人在內。此時不聲張求救，更待何時？南陔覷轎子來得較近，伸手去攀着轎幃，大呼道：有賊！有賊！救人！救人！那負南陔的賊，出于不意，驟聽得背上如此呼叫，喫了一驚，恐怕被人拿住，連忙把南陔撩下背來，脫身便走。在人叢裡混過了。轎中人在轎內，聞得孩子聲喚，推開簾子一看，只見是個青頭白臉，龐合羅臉，一個小孩子，心裡喜歡，叫住了轎，抱將過來，問道：你是何處來的？南陔道：



是賊拐了來的轎中人道賊在何處南陔道方纔叫  
喊起來在人叢中走了轎中人見他說話明白摩他  
頭道乖乖你不要心慌且隨我去再處便雙手抱來  
放在膝上一直進了東華門竟入大內去了你道轎  
中是何等人元來是穿宮的高品近侍中大人因聖  
駕御樓觀燈已畢先同着一般的中貴四五人前去  
宮中排宴不想遇着南陔叫喊抱在轎中進了大內  
中大人分付從人領他到自己入直的房內與他菓  
品喫着被臥溫着恐防驚嚇了他叮囑又叮囑內監  
心性喜歡小的自然如此次早中大人四五人直到

帝心性

神宗御前叩頭跪稟道好教萬歲爺爺得知奴婢等  
昨晚隨侍賞燈回來在東華門外拾得一個失落的  
孩子領進宮來此乃萬歲爺爺得子之兆奴婢等不  
勝喜歡未知是誰家之子未請聖旨不敢擅便特此  
啟奏神宗此時前星未耀正急的是生子一事見說  
拾得一個孩子也道是宜男之祥喜動天顏叫快宣  
來見中大人領旨急到入直房內抱了南孩先對他  
說聖旨宣召如今要見駕哩你不要驚怕南孩見說  
見駕曉得是見皇帝了不慌不忙在袖中取出珠帽  
來一似昨日帶了隨了中大人竟來見神宗皇帝娃

子家雖不曾習着甚麼高呼拜舞之禮、却也擊拳、曲  
腿、一拜兩拜的、叩頭稽首、喜得个神宗、跌脚歡欣、御  
口問道、小孩子、你是誰人之子、可曉得姓甚麼、南咳  
竦然起、答道、兒姓王、乃臣詔之幼子也、神宗見他說  
出話來、聲音清朗、且語言有體、大加驚異、又問道、你  
緣何得到此處、南咳道、只因昨夜元宵舉家覓燈、瞻  
仰聖容、囂亂之中、被賊人偷馱背上、前走、偶見內家  
車乘、只得叫呼求救、賊人走脫、臣隨中貴大人、一同  
到此、得見天顏、實出萬幸、神宗道、你今年幾歲了、南  
咳道、臣五歲了、神宗道、小小年紀、便能如此應對、王

韶可謂有子矣。昨夜失去，不知舉家何等驚惶。朕今即要送還汝父，只可惜沒查處。那個賊人，南陔對道。陛下要查此賊，一發不難。神宗驚喜道：「你有何兄，可以得賊？」南陔道：「臣被賊人馱走，已曉得不是家裡人了。便把頭帶的珠帽，除下藏好。那珠帽之頂，有臣母將繡針絲線，插戴其上，以厭不祥。臣比時在他背上，想賊人無可記認，就於除帽之時，將針線取下，密把他衣領縫線一道，插針在衣內，以爲暗號。今陛下令人密查，若衣領有此針線者，卽是昨夜之賊，有何難見？」神宗大驚道：「奇哉！此兒一點年紀，有如此大見識。」

朕若不得賊孩子不如矣待朕擒治了此賊方送汝  
回去又對近侍誇稱道如此奇異見了不可令宮闈  
中人不見一見傳旨急宣欽聖皇后見駕穿宮人傳  
將旨急進宮宣得欽聖皇后到來山呼行禮已畢神  
宗對欽聖道外廂有个好兒子卿可暫隔宮中替朕  
看養他幾日做个得子的識兆欽聖雖然遵旨謝恩  
不知甚麼事由心中有些猶豫不決神宗道要知詳  
細領此兒到宮中間他他自會說明白欽聖得旨領  
了南院自往宮中去了神宗一面寫下密旨差个中  
人資到開封府是長是短的從頭分付了大尹立

限捕賊以聞、聞封府大尹奉得密旨、非比尋常訪賊的事、怎敢時刻怠緩、即喚過當日緝捕使臣何觀察、分付道、今日奉到密旨、限你三日內、要拿元宵夜做不是的一夥人、觀察稟道、無跡無證、從何緝捕、大尹叫何觀察上來、附耳低言、把中大人所傳衣領針線、爲跡之說、說了一遍、何觀察道、恁地時、三日之內、管取完這頭公事、只是不可聲揚、大尹道、你好幹這事、此是奉旨的、非比別項盜賊、小心在意、觀察聲喏而、出到得使臣房、集齊一班眼明手快的公人、來商量道、元宵夜、趁着熱鬧、做反事的、不止一人、失事的也、

不止一家、偶然這一家小的兒、不曾撈得去、別家得手處必多、日子不遠、此輩不過在花街柳陌、酒樓飯店中、慶鬆取藥料、必未散、雖是不知姓各地方、有此暗記、還怕甚麼、遮莫沒踪影的、也要尋出來、我每幾十個做公的、分頭體訪、自然有個下落、當下派定張三往東、李四往西、各人認路、茶坊酒肆、凡有衆人圍聚、面生可疑之處、即便畱心、按身帶看、各自去訖、元來那晚、這個賊人、有名的、叫做鵬兒、手一起、有十來個、齊一起、趁着鬧熱時節、人叢裡、做那不本分的勾當、

金求  
何利達  
受

昏夜貪他唾手財

全憑手快眼兒乖  
世人莫笑胡行事  
譬似求人更可哀

那一個賊人當時在王家門首窺探踪跡見個小衙內齊整打扮背將出來便自上了心一路尾着走不離左右到了宣德門樓下正在挨擠喧鬧之處觀個空使雙手溜將過來背了就走欺他是小孩子縱有知覺不過驚怕啼哭之類料無妨碍不在心上不隄防到官轎旁邊却會叫喊有賊起來一時着了忙想道利害卸着便走更不知背上頭暗地裡又被他做工夫畱下記認了此是神仙也不猜到之事後來脫



食

去見了同夥，團聚攬來，各出所獲之物，如簪釵金寶珠玉貂鼠煖耳狐尾護頸之類，無所不有，只有此人却是空手，述其緣故。衆賊道：何不單鵬了珠帽來？此人道：他一身衣服多有寶珠鈕，做手足上各有鋼錫，就是四五歲一個小孩子，好歹也值兩貫錢，怎捨得輕放了他？衆賊道：而今孩子何在？正是貪多嚼不爛了。此人道：正在內家轎邊叫喊起來，隨從的虞候虎狼也似，好不多人在那里，不兜住身子，便笑天大僥倖，還望財物哩。衆賊道：果是利害，而今幸得無事，弟兄們且打平夥喫酒壓驚去。於是一日輪一個做主。

人只揀隱僻酒務便去暢飲。是日正在玉津園旁邊，  
一個酒務裡頭歡呼暢飲，一個做公的，叫做李雲，偶  
然在外經過，聽得猜拳豁指呼紅喝六之聲，他是有  
心的，便躡進門來，一看見這些人舉止氣象，心下有  
十分瞧科，走去坐了一個獨副座頭，叫聲買酒飯喫。  
店小二先將盞筯安頓去了，他便站將起來，背着手  
踱來踱去，側眼把那些人逐個個覷將去，內中一個  
果然衣領上挂着一寸來長短絛線頭，李雲曉得着  
手了，叫店家且慢盪酒，我去街上邀着個客人一同  
來喫，忙走出門口，口中打个胡哨，便有七八個做公的，

走將攏來問道，李大有影響麼？李雲把手指着店內道：「正在這裡頭，已看的實了。我們幾個守着這裡，把一個走去，再叫集十來個弟兄，一同下手。內中一個會走的，飛也似去，又叫了十來個做公的來了，發聲喊，望酒務裡打進去，叫道：『奉聖旨，拿元宵夜賊人！』」夥店家協力，不得放走了人。店家聽得聖旨二字，曉得利害，急集小二火工後生人等，執了器械出來，幫助十來個賊，不曾走了一個，多被細倒。正是：

日間不做虧心事，

夜半敲門不喫驚。

大凡做賊的，見了做公的，就是老鼠遇了貓兒，見形。

所以賊念  
多也

便伏做公的見了做賊的就是仙。崔遇了蛇洞，聞氣即知。所以這兩項人，每每私自相通，時常要些孝順，叫做打業錢。若是捉破了賊，不是什麼要緊公事，得些利市，便放鬆了。而今是欽限要人的事，衣領上針線，闔着海底眼，如何容得寬展。當下細住，先剝了這一個的衣服。衆賊雖是口裡還強，却个个肉顫身搖，面如土色。身畔一搜，各有零贖。一直裡押到開封府來報知大尹。大尹升堂，驗着衣領針線，是寶明知無枉。喝教用起刑來，令招實情。棚扒吊拷，備受苦楚。這些頑皮賴肉，只不肯招。大尹即將衣領針線問他道：

你身上何得有此賊人不知事端信口支吾大尹笑道如此劇賊却被小孩子箠破了豈非天理昭彰你可記得元宵夜內家轎邊叫救人的孩子麼你身上已有了罪記還委抵賴到那里去賊人方知被孩子暗箠了對口無言只得招出實話來乃是積年累歲遇着節令盛時即便四出剽竊以及平時畧販子女傷害性命罪狀山積難以枚舉從不敗露豈知今年元宵行事之後卒然被擒却被小子暗箠驚動天聽以致有此莫非天數該取一死難逃大尹責了口詞

未獲的那一件事來，你道又是甚事。看官且放下這頭，聽小子說那一頭也。只因宣德門張燈，王侯貴戚女眷多設帷幙，在門外兩廡，日間先在那裡等候觀看。其時有一個宗王家在東首，有個女兒名喚真珠，因趙姓天潢之族，人都稱他真珠族姬，年十七歲，未曾許嫁人家，顏色明艷，服飾鮮麗，耀人眼目。宗王的夫人姨妹族中，却在西首，姨娘曉得外甥真珠姬在帷中觀燈，叫个丫鬟走來相邀，一會上覆道：「若肯來當差兜轎來迎，真珠姬聽罷，不勝之喜，便對母親道：『見正要見見姨娘，恰好他來相請，是必要去。』」夫人亦

娃子性自  
賄伊成

欣然許允，打發丫鬟先去回話，專候轎來相迎。過不多時，只見一乘兜轎，打從西邊來到帷前。真珠姬孩子心性，巴不得就到那邊頑耍。叫養娘們問得是來接的，分付從人隨後來。自己不耐煩，等待慌忙，先自上轎去了。纔去得一會，先前來的丫鬟，又領了一乘兜轎來，到說道：立等真珠姬相會。快請上轎。王府裡家人道：真珠姬方纔先隨轎去了。如何又來迎接？丫鬟道：只是我全這乘轎來，那里又有甚麼轎先到家。人們曉得有些蹊蹺了，大家忙亂起來。聞之宗王，着人到西邊去看。眼見得決不在那里的了。急急分付

虞候祇從人等，四下找尋，並無影響，急具事狀，告到開封府。府中曉得是王府裡事，不敢怠慢，散遣緝捕使臣，挨查踪跡。王府裡自出賞揭，報信者二千貫，竟無下落。不題。且說真珠姬自上了轎後，但見轎夫四足齊舉，其行如飛。真珠姬心裡道：是頃刻就到的路，何須得如此慌走？却也道是轎夫脚步慣了的，不以爲意。及至擡眼看時，倏忽轉灣，不是正路，漸漸走到狹巷裡來。轎夫們脚高步低，越走越黑，心裡正有些疑惑，忽然轎住了。轎夫多走了去，不見有人相接，只得自己掀簾，走出轎來。定睛一看，只叫得咿，元來是



因而可駭

一所古廟，旁邊鬼卒十餘个，各持兵杖，夾立中間，坐  
着一位神道，面潤尺餘，鬚髮滿頰，目光如炬，肩臂搖  
動，像个活的一般。真珠姬心慌，不免下拜。神道開口  
大言道：你休得驚怕，我與汝有夙緣，故使神力攝你。  
至此，真珠姬見神道說話來，愈加驚怕，放聲啼哭。  
起來，旁邊兩個鬼卒走來，扶着神道說：快取壓驚酒  
來。旁邊又一鬼卒斟着一杯熱酒，向真珠姬口邊奉  
來。真珠姬欲待推拒，又懷懼怕，勉強將口接着，被他  
一灌而盡。真珠姬早已天旋地轉，不知人事，倒在地  
下。神道走下座來，笑道：着了手也。旁邊鬼卒多攢將

可恨

婆子亦勸  
情名

可憐

攏來全神道各卸了裝束除下面具元來个个多是活人乃一夥劇賊裝成的將蒙汗藥灌倒了真珠姬擡到後面去後面走將一个婆子出來扶去放在牀上眠着衆賊漢乘他昏迷次第姦淫可憐金枝玉葉之人零落在狗黨狐群之手姦淫已畢分付婆子看好各自散去別做歹事了真珠姬睡至天明看看甦醒睜眼看時不知是那里但見一个婆子在旁邊坐着真珠姬自覺陰戶疼痛把手摸時周圍虛腫明知着了人手問婆子道此是何處將我送在這裡婆子道夜間衆好漢每送將小娘子來的不必心焦管取

你就落好處便了。真珠姬道：我是宗王府中閨女，你每及人怎如此胡行亂做？婆子道：而今說不得王府，不王府了。老身見你是金枝玉葉，湏不把你作賤。真珠姬也不曉得他的說話因繇，侮着眼只是啼哭。元來這婆子是个牙婆，專一走火人家，催賣人口的。這夥劇賊掠得人口，便來投他家，下畱下幾晚，就有頭主來成了去的。那時畱了真珠姬，好言溫慰得熟分。剛兩三日，只見一日一乘轎來擡了去，已將他賣與城外一个富家爲妾了。主翁成婚後，雲雨之時，心裡曉得不是處子，却見他美色，甚是喜歡，不以爲意。更

不曾提起問他來歷，真珠姬也深懷羞憤，不敢輕易自言。怎當得那家姬妾頗多，見一人專寵，盡生嫉妬之心。說他來歷不明，多管是在家犯姦，被逐出來的奴婢。日日在主翁耳根邊激聒，主翁聽得不耐煩，偶然問其來處，真珠姬揆着心中事，大聲啼泣，訴出事繇來。方知是宗王之女，被人掠賣至此。主翁多曾看見榜文賞帖的，老大喫驚，恐怕事發連累，急忙叫人尋取原媒牙婆，已自不知去向了。主翁尋思道：此等奸徒，此處不敗，別處必露。到得跟究起來，現贓在我家，須藏不過。可不是天大利害！況且王府女眷，不是

王翁來因  
所以終得  
脫網也

取笑，必有尋着根底的日子，別人做了歹事，把个愁布袋丟在這裡，替他頂死不成，心生一計，叫兩個家人家裡揀出一頂破竹箒來，裝好了，請出真珠姬來，王翁納頭便拜道：一向有眼不識貴人，多有唐突，却是辱莫了貴人，多是歹人做的事，小可並不知道，今情愿折了身價，白送貴人還府，只望高抬貴手，凡事遮蓋，不要牽累小可，則個真珠姬見說，送他還家，就如聽得一封九重恩赦到來，又原是受王翁厚待的，見他小心陪禮，好生過意，不去，回言道：只要見了我父母，決不題起你姓名罷了，王翁請真珠姬上了轎。

脫得去謝  
神明

兩個家人攙了飛走，真珠姬也不及分別。一聲慌忙，走了五七里路，一擡擡至荒野之中，擡轎的放下竹轎，抽身便走，一道煙去了。真珠姬在轎中探頭出看，只見靜悄無人，走出轎來，前後一看，連兩個擡轎的影踪不見，慌張起來道：「我直如此命蹇，如何不明不白，拋我在此萬一，又遇歹人，如何是好？沒做理會處，只得仍舊進轎坐了，放聲大哭起來，亂喊亂叫，將身子在轎內擗擗不已，頭髮多擗得蓬鬆。此時正是春三月天道，時常有郊外踏青的，有人看見空曠之中，一乘竹轎內有人大哭，不勝駭異，漸漸走將攏來，起

初止是一兩個人，後來簾篋綵圍將轉來，你詰我問，你喧我嚷，真珠姬慌慌張張沒口得分訴，一發說不出，出一句明白話來，內中有老成人，搖手叫四旁人莫嚷，明聲問道：娘子是何家宅眷，因甚獨自歌轎在此，真珠姬方纔噙了眼淚，說得話出來道：奴是王府中族姬，被歹人拐來在此的，有人報知府中，定當重賞，當時王府中賞帖開封府榜文，誰不知道真珠姬話，纔出口，早已有請功的飛也似去報了，湏臾之間，王府中幹辦虞候走了，偌多人來認看，果然破轎之內，坐着的，是真珠族姬，慌忙打轎來換了，攆歸府中，父

忠厚人

穉在接木  
清瘦陳舍

母與合家人等看見頭鬚髮亂滿面淚痕抱着大哭  
真珠姬一發亂顛亂擲哭得一佛出世二佛生天直  
等哭得盡情了方纔把前時失去今日歸來的事端  
一五一十告訴了一遍宗王道可曉得那討你的是  
那一家便好挨查真珠姬心裡還護着那主翁回言  
道人家便認得却是不曉得姓名也不曉得地方又  
來得路遠了不記起在那一邊抑且那人家原不知  
情多是反人所爲宗王心裡道是家醜不可外揚恐  
女兒許不得人家只得含忍過了不去聲張下老實  
根究只暗地囑付開封府畱心訪賊罷了隔了一季



又是元宵之夜，弄出王家這件事來。其時大尹拿倒王家做反事的賊，記得王府中的事，也把來問問看。果然即是這夥人。大尹咬牙切齒，拍案大罵道：「這些賊男女，死有餘辜，嗚交加力行杖，各打了六十訊棍，押下死囚牢中。」奏請明斷發落。奏內大畧云：

群盜元夕所爲，止于眩僿，居恒所犯，盡屬推埋。似此梟獍之徒，豈容輦轂之下，合行駢戮，以靖邦畿。神宗皇帝見奏，曉得開封府盡獲盜犯，笑道：「果然不出小孩子所算。」龍顏大喜，批准奏章。着會官即時處決。又命開封府再錄獄詞一通來看。開封府欽此。欽。

遵處斬衆盜已畢，一面回奏，復將前後犯由獄詞，詳細錄上。神宗得奏，即將獄詞籠在袍袖之中，含笑回宮。且說正宮欽聖皇后，那日親奉聖諭，賜與外廂小兒鞠養，以爲得子之兆。當下謝恩，領回宮中來。試問他來歷備細，那小孩子應荅如流，語言清朗。他在皇帝御前，也曾經過，可知道不怕面生，就像自家屋裡一般，嬉笑自若，喜得個欽聖心花也開了。將來抱在膝上，寶器心肝的，不住的叫。命宮娥取過梳妝匣來，替他掠髮整容，調脂畫額，一發打扮得齊整。合宮妃嬪，聞得欽聖宮中御賜一個小兒，盡皆來到宮中。

來稱賀。娘娘二來觀看小兒，蓋因小兒是宮中所不曾有的，實覺稀奇。及至見了，又是一個眉清目秀，唇紅齒白，麤合羅般一個能言能語，百問百答。你道有不快活的麼？妃嬪每要奉承娘娘，亦且喜歡。孩子爭先將出寶玩、金珠、鈿、鐲等類來做見面錢，多塞在他小袖子裡，袖子裡盛滿了，着不得。欽聖命一個老內人逐一替他收好了，又叫領了他到各宮朝見。頑耍各宮以爲盛事，你強我賽，又多各有賞賜。宮中好不喜歡熱鬧。如是十來日，正在喧哄之際，忽然駕幸欽聖宮，宣召前日孩子。欽聖當下率領南院朝見已畢。

大人家做  
事不小

神宗問欽聖道小孩子莫驚怕否欽聖道蒙聖恩勅令暫鞠此兒此兒聰慧非凡雖居禁地毫不改度老成人不過如此實乃陛下洪福齊天國家有此等神童出世臣妾不勝欣幸神宗道好教卿等知道只那夜做歹事的人盡被開封府所獲則爲衣領上針線暗記不到得走了一個此兒可謂有智極矣今賊人盡行斬訖怕他家裡不知道在家忙亂今日好好送還他去欽聖與南陔各叩首謝恩當下傳旨勅令前日抱進宮的那個中人人護送歸第御賜金犀一籠與他壓驚中大人得旨就御前抱了南陔辭了欽聖

一路出宮，欽聖尚兀自好，些不割捨他，梯已自有賞賜，與同前日各宮所贈之物，總貯一篋，令人一全交付與中大人收好，送到他家中，大人出了宮門，傳命輛起轎車，賫了聖旨，就抱南孩坐在懷裡了，逕望王家而來。

去時，驀地偷將去。

來日，從天降下來。

孩抱何緣親見帝。

恍疑鬼使與神差。

話說王襄敏家中，自那晚失去了小衙內，合家裏外大小，沒一個不憂愁思慮，哭哭啼啼，只有襄敏毫不在意，竟不令人追尋，雖然夫人與同管家的分付衆

元有世  
君臣之

家人各處採訪，却也並無一些影響，人人懊惱。沒个是處，忽然此日朝門上飛報將來，有中大人親賚聖旨到第開讀。襄敏不知事端，分付忙排香案迎接。自己冠紳袍笏，俯伏聽旨。只見中大人抱了个小孩子，下轎車來，家人上前來爭看，認得是小衙內，到喫了一驚，不覺大家手舞足蹈，禁不得喜歡。中大人喝道：「且聽宣聖旨。」高聲宣道：

卿元宵失子，乃朕獲之。今却還鄉，特賜歷驚物一籠，獎其幼志。欽哉。

中大人宣畢，襄敏拜舞謝恩已了，請過聖旨，與中大

人敘禮分賓主坐定，中大人笑道：「老先兒好個乖令郎，襄敏正要問起根原，中大人笑嘻嘻的袖中取出一卷文書出來，說道：「老先兒要知令郎去來事端，只看此一卷，便明白了。」襄敏接過手來一看，乃開封府獲盜賊詞也。襄敏從頭看去，見是密詔開封捕獲便道：「乳臭小兒如此驚動天聽，又煩聖慮，後賊直教老臣粉身碎骨，就誤聖恩萬一中大人笑道：「這賊多是令郎自家拿倒的，不煩一毫聖慮，所以爲妙。」南陔當時就口誣說：「那夜怎的長怎的短，怎的見皇帝怎的。」

第三回開封開訴，不待口，先前合家人聽見聖

吉到時已攢在中門口觀看及見南陔出車來大家  
驚喜只是不知頭腦直待聽見南陔備細述此一遍  
心下方纔明白盡多贊歎他乖巧之極方信襄敏不  
在心上不肯追求道是他自家會歸來的真有先見  
之明也襄敏分付治酒款待中大人中大人就將聖  
上欽賞壓驚金犀及欽聖與各官所賜之物陳設起  
來真是珠寶盈庭光采奪目所直不啻鉅萬中大人  
摩着南陔的頭道哥勾你買菓兒喫了襄敏又叩首  
對闕謝恩立命館客寫下謝表先附中大人陳奏等  
來日早朝面聖再行率領小子謝恩中大人道令郎



哥兒是咱家遇着，携見聖人的，咱家也有個薄禮兒，  
做個記念，將出元寶二個，彩段八表裏來，襄敏再三  
推辭不得，只得收了。另餘厚禮，答謝過中大人，中大  
人上車，回覆聖旨去了。襄敏送了回來，合家歡慶，襄  
敏公道：我說你們不要怕我，十三必能自歸，今非但  
歸來，且得了許多恩賜，又已拿了賊人，多是十三自  
己的主張。奈可見我，不着急的是麼？合家各各稱服。  
後來南陔取名王家，政和年間，大有文聲，功名顯達，  
只看他小時舉動如此，已占大就矣。

小時了了，大時佳。

五歲孩童已足誇。

計縛劇徒如反掌

直教天子送還家

二刻拍案驚奇卷之五終

三刻驚奇

卷之二

五

尚友堂

一刻拍案驚奇卷之六

李將軍錯認舅

劉氏女詭從夫

詩云

在天願爲比翼鳥

在地願爲連理枝

天長地久有時盡

此恨綿綿無限期

這四句，乃是白樂天長恨歌中之語。當日只爲唐明皇與楊貴妃七月七日之夜，在長生殿前對天發了私願，願生生世世得爲夫婦。後來馬嵬之難，楊貴妃自縊，明皇心中不捨，命鴻都道士求其魂鬼。道士疑神御氣，見之玉真仙宮，道是因爲長生殿前私願，還

男人之信  
如此

女人之信  
如此

要復降人間，與明皇做來生的夫婦，所以白樂天進其事，做一篇長恨歌，有此四句，蓋謂世間惟有願得成雙的，隨你天荒地老，此情到底不泯也。小子而今先說一個不願成雙的古怪事，做個得勝頭回。宋時唐州比陽，有個富人王八郎，在江淮做大商，與一個娼伎往來得密，相與日久，勝似夫妻，每要取他回家，家中先已有妻子，甚是不得意，既有了娶娼之意，歸家見了舊妻時，一發覺得厭憎，只管尋尋非，要趕逐妻子出去。那妻子是個乖巧的，見不是頭，也就懷着二心，無心戀着夫家，欲待要去，只可惜先前不曾

醫心積，越得些私房，未好便輕易走動。其時身畔有一女兒，年止數歲，把他做了由頭，婉辭哄那丈夫道：「我嫁你已多年了，女兒又小，你趕我出去，叫我那里去好？我決不走路的。」口裏如此說，却日日打點出去的計較。後來王生竟到淮上，帶了娼婦回來，且未到家，在近巷另賃一所房子，與他一同住下。妻子知道，一發堅意要去了。把家中細軟盡情藏過，狠狠家伙什物多將來賣掉，等得王生歸來家裏，椅桌多不完，全著長碗短，全不似人家模樣。訪知盡是妻子敗壞了，一時發怒道：「我這番決留你不得了，今日定要決。」

紀妻子也，奮然攘臂道：我曉得到底容不得我，只是要我去，我也要去得明白。我與你當官休去，當下扭住了土生雙袖，一直嚷到縣堂上來。知縣問着備細，乃是夫妻兩人彼此願離，各無繫戀，取了口詞，画了手模，依他斷離了家事，對半分開，各自度日。妻若再嫁，追產還夫，所生一女，兩下爭要，妻子訴道：丈夫薄幸，寵娼弄妾，若留女兒與他，日後也要流落爲娼了。知縣道：這說得是，把女兒斷與妻子領去，各無詞說。出了縣門，自此兩人各自分手。王生自去接了娼婦到家同住，妻子與女兒另到別村去買一所房子住。

女人之流  
哭如此

女人之流  
哭如此

了買些餅罐之類，擺在門前，做些小經紀。他手裏本自有錢，恐怕丈夫他日還有別是非，故意做這不模樣。一日王生偶從那里經過，恰好妻子在那里搬運這些餅罐，王生還有些舊情，不忍好言對他道：「這些東西能通得多少利息，何不別做些什麼生意？」其妻大怒，趕着罵道：「我與你決絕過了，便同路人，要你管我怎的？」來調甚麼喉噪。王生老大沒趣，走了回來，自此再不相問了。過了幾時，其女及笄，嫁了方城田家。其妻方將囊中蓄積搬將出來，盡數與了女婿。約有十來萬貫，皆在王家時購了丈夫所藏下之物，也可

見王生固然薄倖有外好其妻元也不是同心的了、  
後來王生客歿淮南其妻在女家亦歿既已殯殮將  
要埋葬女兒道生前與父不合而今既同歿了該合  
做了一處也是我女兒每孝心便叫人去淮南迎了  
喪柩歸來重復開棺一同母尸各加洗滌換了衣服  
兩尸同卧在一榻之上等天明時辰到了下了棺同  
去安葬安頓好了過了一會女兒走來看看喫了一  
驚兩尸先前全是仰卧的今却東西相背各向了一  
邊叫聚合家人多來看著盡都駭異有的道眼見得  
生前不合歿後還如此相背有的道偶然那個移動

此爲奇事  
去前常事  
是奇也



了那里有灰尸會掉轉來的，女兒啼啼哭哭叫爹叫娘，仍舊把來仰卧好了，到得明目下棺之時，動手起尸，兩個尸骸仍舊多是側眠着，兩背相向的，方曉得果然是生前怨恨之所致也。女兒不忍，畢竟將來同葬了，要知他們陰中也未必相安的。此是夫婦不願成雙的模樣，比似那生生世世願爲夫婦的，差了多少。而今說一個做夫妻的，被拆散了，灰後精靈還歸一處，到底不磨滅的話本，可見世間夫婦原自有這般情種，有詩爲証。

生前不得同衾枕，

灰後圖他共穴藏。

信是世間情不泯

韓憑塚上有鴛鴦

這個話本在元順帝至元年間、淮南有個民家、姓劉、生有一女、名喚翠翠、生來聰明異常、見字便認、五六歲時、便能誦讀詩書、父母見他如此、商量索性送他到學堂去、等他多讀些在肚裏、做个不帶冠的秀才、隣近有個義學、請着个老學究、有好些生童在裏頭、從他讀書、劉老也把女兒送去入學、學堂中有个金家兒子、叫名金定、生來俊雅、又兼賦性聰明、與翠翠一男一女、算是這一堂中出色的了、況又是同年生的、學堂中諸生、多取笑他道、你們兩個一般的聰明、

又是一般的年紀，後來畢竟是一對夫妻，金定與翠，雖然口裏不說，心裏也暗地有些自認，兩下相愛，金生曾做一首詩，贈與翠翠，以見相慕之意，詩云

十二欄杆七寶臺，

春風到處艷陽開，

東園桃樹西園柳，

何不移來一處栽，

翠翠也依韻和一首，答他詩云，

平生有恨視英臺，

懷抱何爲不肯開，

我願東君勤用意，

早移花樹向陽栽，

在學堂一年有餘，翠翠過目成誦，讀過了好些書，已後年已漸長，不到學堂中來了，十六歲時，父母要將

他許聘人家翠翠，但聞得有人議親，便開了房門，只是啼哭，連粥飯多不肯喫了。父母初時不在心上，後來見每次如此，心中曉得有些魑魅，仔細問他，只不肯說。再三委曲盤問，許他說了出來，必定依他。翠翠然後說道：「西家金定與我同年，前日同學堂讀書時，心裏已許下了他。今若不依我，我只是灰了，決不去嫁別人的。父母聽罷，想道：「金家兒子雖然聰明俊秀，却是家道貧窮，豈是我家當門對戶。然見女兒說話堅決，動不動哭個不住，又不肯飲食，恐怕違逆了他，萬一做出事來，只許他道：「你心裏既然如此，卻也

我着媒人替你說去。劉老壽將一個媒媽來，對他說女兒翠翠，要許西邊金家定哥的說話。媒媽道：金家貧窮，怎對得宅上起。劉媽道：我家翠小娘，與他家定哥同年，又曾同學。翠小娘不是他不肯出嫁，故此要許他。媒媽道：只怕宅上嫌貧不肯。既然肯許，却有何難。老媳婦一說便成。媒媽領命，竟到金家來說親。金家父母見說了，慚愧不敢當。回覆媒媽道：我家甚窮，家裏敢去扳他。媒媽道：不是這等說。劉家翠翠小娘，心裏一定要嫁小官人，幾番啼哭不食。別家來說的，多回絕了，難得他父母見女兒立志如此。已

許下他肯與你家小官人，今你家若把貧來推辭，不但失了此一段好姻緣，亦且辜負那小娘子這一片志誠好心。金老夫妻道：據着我家定哥才貌，也配得他翠小娘過，只是家下委實貧難，那里下得起聘定。所以容易應承不得。媒媽道：應承不得，不應承，只好把說話放婉曲些。金老夫妻道：怎的婉曲？媒媽道：而今我替你傳去，只說道寒家有子，頗知詩書，貴宅見諭，萬分盛情，敢不從命。但寒家起自蓬蓽，一向貧薄自甘，若要取必聘，問婚娶，皆儀禮，不能辦。是必見亮，毫不責備，方好。寒家如此說去，他家曉得你每

下禮不起的，却又違女兒意思，不得必然是件將就了。金老夫妻大喜道：「多承指教，有勞周全，則個媒媽果然把這番話到劉家來復命。劉家父母愛女過甚，心下只要成事，見媒媽說了金家自揣家貧，不能下禮，便道：「自古道：婚姻論財，夾虜之道。我家只要討得女婿好，那在財禮？但是一件他家既然不足，我女到俺家裏，只怕難過日子，除非招入我每家裏，做個贅婿。這纔使得媒媽再把此意到金家去說。這是倒在金家懷裏去做的事。金家有何推托？千歡萬喜，應允不迭。遂憑着劉家揀个好日，把金定招將過去。凡是

一應幣帛羊酒之類，多是女家自備了過來。從來有這話的，入舍女婿，只帶着一張卵袋，走金家果然不費分毫，竟成了親事。只因劉翠翠堅意看上了金定，父母拗他不得，只得曲意相從了。當日過門交拜，夫妻相見，兩下裏各稱心懷。是夜翠翠于枕上口占一詞，贈與金生道：

曾向書空同筆視，故人今作新人。洞房花燭十分春，汗沾蝴蝶粉，身惹麝香塵。○帶雨尤雲渾未慣，枕邊眉黛羞顰。輕憐痛惜莫辭頻，願郎從此始，日近日相親。

右調臨江仙



今生也依韻和一闕道

記得書齋同筆硯，新人不是他人，扁舟來訪武陵春。仙居鄰紫府，人世隔紅塵。○誓海盟山心已許，幾番淺笑深顰，向人猶自語頻頻。意中無別意，親後有誰親。  
調全前

兩人相得之樂，真如翡翠之在丹青，鴛鴦之游碧沼，無以過也。誰料樂極悲來，快活不上一年，撞着元政失綱，四方盜起，鹽徒張士誠兄弟起兵高郵，沿海一帶郡縣盡爲所陷，部下有个李將軍領兵爲先鋒，到處民間擄掠美色女子，兵至淮安，聞說劉翠翠之名，

此時亦能  
哭泣不食

子

率領一隊家丁，打進門來，看得中意，劫了就走。此時合家只好自顧性命，抱頭鼠竄。那個敢向前爭得一句眼盼，看他擁着去了。金定哭得個灰而復生，欲待跟着軍兵踪跡尋訪他去，爭奈元將官兵北來征討，兩下爭持，干戈不息，路斷行人，恐怕沒來由，走去撞在亂兵之手，灰了也沒說處，只得忍酸含苦，過了日子。至正末年，張士誠氣槩弄得大了，自江南江北三吳兩湖，直拓至兩廣益州，盡歸掌握。元朝不能征勦，只得定議招撫，士誠原沒有統一之志，只此局面已自滿足，也要休兵。因遂通款元朝，奉其正朔，封爲

招撫二字  
乃於世之  
妙者明釋  
之兵也

王爵各守封疆，民間始得安靜，道路方可通行。金生思念翠翠，時刻不能去心，看見路上好走，便要出去尋訪，收拾了幾兩盤纏，結束了一個包裹，來別了自家父母，對丈人文母道：「此行必要訪着妻子踪跡，若不得見，誓不還家了。」痛哭而去。路由揚州，過了長江，進了潤州，風飡水宿，夜住曉行，來到平江，聽得路上人說：「李將軍見在紹興守禦，急忙趕到臨安，過了錢塘江，趁着西興夜船，到得紹興去問人時，李將軍已調在安豐去屯兵了。」又不辭辛苦，問到安豐，安豐人說：「早來兩日，也還在此，而今回湖州駐紮，纔起身去。」

的金生道，只怕到湖州時，又要到別處去。安豐人道：湖州是駐扎地方，不到別處去了。金生道：這等便遠，在天邊也趕得着。于是一路向湖州來，算來金生東奔西走，脚下不知有萬千里路跑過來，在路上也過了好兩個年頭，不能勾見妻子一見，却是此心再也不放懈。于路沒了盤纏，只得乞丐度日，沒有房錢，只得草眠露宿，真正心堅鐵石，萬死不辭。不則一日，到了湖州，去訪問時，果然有個李將軍開府在那里，那將軍是張王得力之人，貴重用事，勢焰赫奕，走到他門前去拜時，好不威嚴，但見

門牆新綵，檠戟森嚴，獸面銅鏤，並脚而宛轉，彪形  
鉄漢對峙，以巍峩門闌上，貼着兩片不寫字的桃  
符，坐墩邊列着一雙不喫食的獅子，雖非天上神  
仙，自是人間富貴家。

金生到了門首，站立了一回，不敢進去，又不好開言，  
只是舒頭探腦望裏邊一望，又退立了兩步，躊躇不  
決，正在沒些起倒之際，只見一個管門的老蒼頭走  
出來問道：「你這秀才，有甚麼事幹，在這門前探頭探  
腦的，莫不是奸細麼？」將軍知道了，不是耍處，金生對  
他唱个喏道：「老丈拜揖。」老蒼頭回了半揖道：「有甚麼

話金生道小生是淮安人氏前日亂離時節有一妹子失去聞得在貴府中所以不遠千里尋訪到這個所在意欲求見一面未知確信要尋個人問一問且喜得遇老丈蒼頭道你姓甚名誰你妹子叫名甚麼多少年紀說得明白我好替你查將出來回覆你金生把自家真姓藏了只說着妻子的姓道小生姓劉名喚金定妹子叫名翠翠識字通書失去時節年方十七歲算到今年該有二十四歲了老蒼頭點點頭道是呀是呀我府中果有一个小娘子姓劉是淮安人今年二十四歲識得字識得詩且是做人乖巧周

以身全宗

未爲不是

每見有對

戴天節而

一宗必成

無遺若一

个忠成九

族跌傷哉

全我本官專房之寵，不比其他，你的說話不差，不差，依說是你妹子，你是舅爺了，你且在門房裏坐一坐，我去報與將軍知道，蒼頭急急忙忙奔了進去，金生在門房等着回話，不題，且說劉翠翠自那年擄去，初見李將軍之時，先也哭哭啼啼，尋覓覓活，不肯隨順，李將軍嚇他道：隨順了，不去難爲你合家老小，若不隨順，將他家寸草不留，翠翠惟恐累及父母與丈夫家裏，只得勉強依從，李將軍見他聰明伶俐，知書曉事，愛得他如珠似玉，一般，十分撻舉，百順千隨，翠翠雖是支陪笑語，却是無刻不思念丈夫，沒有快活的

日子心裏痴想緣分不斷或者還有時節相會爭奈日復一日隨着李將軍東征西戰沒个定踪不覺已是六七年了此日李將軍見老蒼頭來稟說有他的哥哥劉金定在外邊求見李將軍問翠翠道你家裏有个哥哥麼翠翠心裏想道我那得有甚麼哥哥來多管是丈夫尋到此間不好說破故此托名遂轉口道是有个哥哥多年隔別了不知是也不是且問他甚麼名字纔曉得李將軍道管門的說是甚麼劉金定翠翠聽得金定二字心下痛如刀割敢得是丈夫早了劉姓來訪問的了說道這果然是我哥哥我要



本色之甚

見他李將軍道待我先出去見過了然後來喚你將軍分付蒼頭去請那劉秀才進來蒼頭承命出來領了金生進去李將軍武夫出身妄自尊大走到廳上居中坐下金生只得向上再拜將軍受了禮問道秀才何來金生道金定姓劉淮安人氏先年亂離之中有个妹子失散聞得在將軍府中特自本鄉到此叩求一見將軍見他儀度斯文出言有序喜動顏色道舅舅請起你令妹無恙即當出來相見傍邊站着一個童兒叫名小豎就叫他進去傳命道劉官人特自鄉中遠來叫翠娘可快出來相見起初翠翠見說了

正在心癢難熬之際，聽得外面有請，恨不得兩步做一步，移了急趨出廳中來，擡頭一看，果然是丈夫金定，碍着將軍眼，睜睜在上面，不好上前相認，只得將錯就錯，認了妹子，叫聲哥哥，以兄妹之禮，在廳前相見。看官聽說，若是此時說話的，在傍邊一把把那將軍扯了開來，讓他每講一程話，叙一程閑，豈不是湊趣的事？爭奈將軍不做美，好像個監場的御史，一看不煞坐在那里，金生與翠翠，雖然夫妻相見，說不得一句私房話，只好問問父母安否，彼此心照，眼淚從肚裏落下罷了。

昔爲同林鳥、

今作分飛燕、

相見難爲情、

不如不相見、

又昔日樂昌公主、在楊越公處見了徐德言、做一首詩道、

今日何遷次、

新官對舊官、

笑啼俱不敢、

方信做人難、

今日翠翠這个光景、頗有些相似、然樂昌與徐德言、楊越公曉得是夫妻的、此處金生與翠翠、只認做兄妹、一發要遮遮飾飾、恐怕識破、意思更難堪也、還虧得李將軍是武夫粗齒、看不出機關、毫沒甚麼疑心、

哭

只道是當真的哥子，便認做舅舅親情的念頭重起  
來，對金生道：舅舅既是遠來，道途跋涉，心力勞困，可  
在我門下安息幾時，我還要替舅舅計較，分付拿出  
一套新衣服來，與舅舅穿了，換下身上塵污的舊衣，  
又令打掃西首一間小書房，安設床帳，被蓆，是件整  
備，請金生在裏頭歇宿，金生巴不得要他留住，尋出  
機會與妻子相通，今見他如此認帳，正中心懷欣然，  
就書房裡宿了，只是心裡想着妻子就在裡面好生  
難過，過了一夜，明早起來，小豎來報道，將軍請秀才  
廳上講話，將軍相見已畢，問道：令妹能識字，舅舅可

這支書麼、金生道、小生在鄉中、以儒爲業、那詩書是本等、就是經史百家、也多涉獵過的、有甚麼不曉得的、勾當將軍喜道、不瞞舅舅說、我自小大學、遭遇亂世、靠着長鎗大戟、掙到此地位、幸得吾王寵任、趨附我的儘多、日逐賓客盈門、沒個人替我接待、往來書札堆滿、沒個人替我裁答、我好些不耐煩、今幸得舅舅到此、既然知書達禮、就在我門下、做个記室、我也便當了好些、況關至親、料舅舅必不棄嫌的、舅舅心下何如、金生是要在裏頭的、答道、只怕小生才能淺薄、不稱將軍任使、豈敢推辭、將軍見說、大喜、連忙在

翻卷之所  
以脫聲

裡頭去取出十來封書啟來交與金生道就煩舅舅替我看詳裏面意思回他一回我正爲這些難處而今却好了金生拿到書房裡去從頭至尾逐封逐封備審來意一一回荅停當將稿來與將軍看將軍就叫金生讀一遍就帶些解說在裏頭聽罷將軍拍手道妙妙句句像我肚裏要說的話好舅舅是天送來請我的了從此一發看待得甚厚金生是個聰明的人在他門下知高識低溫和待人自內至外沒一個不喜歡他的他又愈加謹慎說話也不敢聲高將軍面前只有說他好處的將軍得意自不必說却是金

此亦言

牛主意，只要安得身牢，尋个空便見見妻子，剖訴苦情亦且。妻子隨着別人，已經多年，不知他心腹怎麼樣了。也要與他說个倒斷，誰想自廳前一見之後，再不能勾相會。欲要與將軍說那要見的意思，又恐怕生出疑心來，反爲不美。私下要用些計較，通个消息，怎當得閨閣深遠，內外隔絕，再不得一个便處。日換一日，不覺已是幾個月了。時值交秋天氣，西風夜起，白露爲霜，獨處空房，感嘆傷悲，終夕不寐。思量妻子翠翠，這個時節，綉圍錦帳，同人臥起，有甚不快活處。不知心裏還記念着我否。怎知我如此冷落孤恹時。

刻難過乃將心事做成一詩道

好花移入玉闌干

春色無緣得再看

樂處豈知愁處苦

別時雖易見時難

何年塞上重歸馬

此夜庭中獨舞鸞

霧閣雲窗深幾許

可憐辜負月團團

詩成寫在一張箋紙上了、要寄進去與翠翠看、等他  
知其心事、但恐怕泄漏了風聲、生出一個計較來、把  
一件布袍折開了領線、將詩藏在領內了、外邊仍舊  
縫好、叫那書房中伏侍的小監來、說道、天氣冷了、我  
身上單薄、這件布袍垢穢不堪、你替我拿到裏頭去、



交付我家妹子，叫他拆洗一拆洗，補一補好，拿來與我穿。再把出了百來個錢，與他道：「我央你走走，與你這錢買菓兒喫。」小豎見了錢，千歡萬喜，有甚麼推托，拿了布袍一徑到裏頭去。交與翠翠道：「外邊劉官人叫拿進來付與翠娘整理的。」翠翠曉得是丈夫寄進來的，必有緣故，叫他放下了。過一日來，拿小豎自去，翠翠把命袍從頭至尾看了一遍，想道：「是丈夫着身的衣服，裁多時不與他縫紉了，眼淚索珠也似的，掉將下來。又想到丈夫到此多時，今日特地寄衣與我，決不是爲要拆洗，必有甚麼機關在裏面掩了門把。」

來細細拆將開來，剛拆得領頭，果然一張小小字紙，縫在裏面，却是一首詩。翠翠將來細讀，一頭讀，一頭哽，哽咽咽，只是流淚讀罷，哭一聲道：「我的親夫呵，你怎知我心事來？」噙着眼淚，慢慢把布袍洗補好，也做一詩，縫在衣領內了。仍叫小豎拿出來，付與金生。金生按得拆開衣領看時，果然有了回信，也是一首詩。金生拭淚，讀其詩道：

一自鄉關動戰鋒

舊愁新恨幾重重

腸雖已斷情難斷

生不相從死亦從

長使德音載破鏡

終教子建賦游龍

綠珠碧玉心中事

今日誰知也到儂

金生讀罷其詩，纔曉得翠翠出于不得已，其情已見。又見他把死來相許，料道今生無有完聚的指望了，感切傷心，終日鬱悶涕泣，茶飯懶進，遂成痞鬲之疾。

疾，因書而急也。

將軍也，有了急，屢請醫生調治，又道是心病還須心上醫，你道金生這病，可是醫生醫得好的麼？看看日重一日，只待不起，裡頭翠翠聞知此信，心如刀刺，只得對將軍說了，要到書房中來看看哥哥的病症，將軍看見病勢已凶，不好阻他，當下依允。翠翠纔到得書房中來，這是他夫妻第二番相見了。可憐金生在

入下流

床上一絲兩氣轉動不得，翠翠見了，十分傷情，噙着眼淚，將手去扶他的頭起來，低低喚道：「哥哥掙扎着，你妹子翠翠在此看你說罷。」淚如泉湧，金生聽得聲音，撐開雙眼，見是妻子翠翠扶他，長嘆一聲道：「妹妹，我不濟事了，難得你出來見這一面，趁你在此，我死在你手裡了，也得瞑目。」便叫翠翠坐在床邊，自家強撐起頭來，枕在翠翠膝上，奄然而逝。翠翠哭得個發昏，章第十一報與將軍知道，將軍也着實可憐，他又恐怕苦壞了翠翠，分付從厚殯殮，替他在道場山脚下尋得一塊好平坦地，可將棺木送去安葬。翠翠又

這是幻跡  
不食之初  
心

古書可  
那得不  
結

對將軍說了，自家親去送殯，直看墳塋，封閉了，慟哭得幾番，死去了，叫醒，然後回來，自此精神恍惚，坐臥不寧，染成一病，李將軍多方醫救，翠翠心裏巴不得要死，並不肯服藥，屢轉床蓆，將及兩月，一日請將軍進房來，帶着眼淚，對他說道：妾自從十七歲上，拋家相從，已得八載，流離他鄉，眼前並無親人，止有一個哥哥，今又死了，妾病若罪竟不起，切記我言，可將我尸骨埋在這哥哥傍邊，庶幾黃泉之下，兄妹也得相依，免做了他鄉孤鬼，便是將軍不忘賤妾之大恩也，言畢大哭，將軍好生不忍，把好言安慰他，叫他休把閒事

縈心且自將息說不多幾時昏沉上來早已絕氣將  
軍慟哭一番念其臨終叮囑之言不忍違他果然將  
去塋在金生塚傍可憐金生翠翠二人生前不能成  
雙虧得詭認兄妹歿後倒得做一處了已後國朝  
洪武初年于時張士誠已滅天下一統路途平靜翠  
翠家裏淮安劉氏有一舊僕到湖州來販絲綿偶過  
道場山下見有一所大房子綠戶朱門槐柳掩映門  
前有兩個人一男一女打扮並肩坐着僕人道大戶  
人家家眷打點遠避而過忽聽得兩人聲喚走近前  
去有時却是金生與翠翠翠翠同其同父母存亡及

鄉里光景，僕人一一回荅已畢。僕人問道：「娘子與郎君離了鄉里多年，爲何到在這里住家？」起來翠翠道：「起初兵亂時節，我被李將軍擄到這里，後來郎君遠來尋訪將軍，好意仍把我歸還郎君，所以就僑居在此了。」僕人道：「小人而今就回淮安，娘子可修一封家書帶去報與老爹安人知道，省得家中不知下落。」終日懸望，翠翠道：「如此最好，就領了這僕人進去，留他喫了晚飯，歇了一夜，明日將出一封書來，叫他多多拜上父母，僕人謝了，帶了書來到淮安，遞與劉老，此時劉金兩家，久不見二人消耗，自然多道是兵戈成。」

此原傳也  
也心附刊  
或一節時  
承何字定  
又行變力  
亦老字定  
伏偏字以  
之無端姓  
亦誤也

亡了，忽見有家書回來，問是湖州寄來的，道兩人見住在湖州了，真个是喜從天降，叫齊了一家骨肉，畫來看這家書，元來是翠翠出名寫的，乃是長篇四六之書，書上寫道：

伏以父主母育，難耐罔極之恩，夫唱婦隨，風著三從之義，在人倫而已定，何時事之多艱，曩者漢日將傾，楚象其惡，倒持太阿之柄，擅弄潢池之兵，封豕長蛇，互相吞併，如蜂蟻，各自逃生，不能玉碎于亂離，乃至无全于倉卒，驅馳戰馬，隨逐征鞍，望高天而八翼，冀飛鳳，思高天而三翅，屢散，良辰易邁，



止重疊叙  
已事無不  
矣時又身  
亦無足理

傷青鸞之伴木雞怨、鳩爲仇、懼烏鴉之打丹鳳、雖  
應酬而爲樂、終感激以王悲、夜月杜鵑之啼、春風  
蝴蝶之夢、時移事往、苦盡甘來、今則楊素覽鏡而  
歸妻、王啟開閣而放奴、蓬島踐當時之約、瀟湘有  
故人之逢、自憐賦命之屯、不恨尋春之晚、章臺之  
柳、雖已折于他人、玄都之花、尚不改于前度、將謂  
瓶沈而簪折、豈期壁返而珠還、殆同玉簫女兩世  
姻緣、難比紅拂妓一時配合、天與其便、事非偶然、  
奠鸞膠而續斷絃、重諾繾綣、托魚腹而傳尺素、謹  
致叮嚀、未奉甘旨、先此申復、

酒食如何來

讀罷，大家歡喜。劉老問僕人道：「你記得那里住的去處否？」僕人道：「好大房子，我在裏頭歇了一夜，打發了家書來的，怎不記得？」劉老道：「既如此，我同你湖州去走一遭，會一會他夫妻來。」當下劉老收拾盤纏，別了家裏，一同僕人徑奔湖州。僕人領至道場山下，前日留宿之處，只叫得聲奇怪。連房屋影響多沒有，那里說起高堂大廈，惟有些野草荒煙，狐踪兔跡，茂林之中，兩個墳堆相連。劉老道：「莫不錯了。」僕人道：「前日分明在此，與我喫的是湖州香稻米飯，茗溪中鮮鱸魚，魚程的漸，明明白白住了一夜去的，怎會得錯？」正疑

怪聞，恰好有一個老僧杖錫而來。劉老與僕人問道：「老師父，前日此處有所大房子，有個金官人，同一個劉娘子在裏邊居住，今如何不見了？」老僧道：「此乃李將軍所墜，劉生與翠翠兄妹兩人之墳，那有甚麼房子來，豈是見鬼了？」劉老道：「見有寫的家書寄來，故此相尋。今家書見在，豈有是鬼之理？」急在纏袋裏摸出家書來一看，乃是一副白紙，纔曉得果然是鬼。這里正是他墳墓，因問老僧道：「適間所言李將軍何在，我好去問他詳細。」老僧道：「李將軍是張士誠部下的，已爲天朝誅滅，骨頭不知落在哪里了，怎得有這樣。」

能訂所見  
候而不至  
又亦所不  
痛

墳土堆埋呢。你到何處尋去。到老見說。知是二人已  
灰不覺大恻。對着墳墓道。我的兒。你把一封書賺我  
千里遠來。本是要我見一面的意思。今我到此地了。  
你們却潛踪隱跡。沒處追尋。叫我怎生過得。我與你  
父子之情人。鬼可以無聞。你若有意。千萬見我一見。  
放下我的心罷。老僧道。老檀越不必傷悲。此二位官  
人。與子。老僧定中時得相見。老僧禪舍去。此不遠。老  
檀越今日已晚。此間露立不便。且到禪舍中一宿。待  
老僧定中。與他討个消息。回你何如。到老道。如此極  
感。老師父。點點。遂同僕人隨了老僧。行不上半里。到

了禪舍中老僧將素齋與他主僕喫用收拾房臥安頓好老僧自入定去了劉老進得禪房正要上床忽聽得門響處一對少年的夫妻走到面前仔細看來正是翠翠與金生一同拜跪下去悲啼宛轉說不出話來劉老也揮着眼淚撫摩着翠翠道兒你有說話只管說來翠翠道向者不幸遭值亂兵忍恥偷生離鄉背井叫天無路度日如年幸得良人不弃特來相訪托名兄妹暫得相見隔絕夫婦彼此含冤以致良人先亡兒亦繼沒猶喜許我附葬今得魂魄相依惟恐家中不知故特托僕人寄此一信兒與金郎生雖

異處，却同歸。兒願已畢，父母勿以爲念。劉老聽罷，  
哭道：我今來此，只道你夫妻還在，要與你們同回故  
鄉。今卻雙雙去世，我明日只得取汝骸骨歸去，遷于  
先塋之下，也不辜負我來這一番。翠翠道：向者因顧  
念雙親，寄此一書，今承父親遠至，足見慈愛，故不避  
幽冥，敢與金郎回來相見。骨肉已逢，足慰相思之苦。  
若遷骨之命，斷不敢從。劉老道：却是爲何？翠翠道：兒  
生前不得侍奉親闈，歿後也該依傍祖塋，只是陰道  
尚靜，不宜勞擾。況且在此溪山秀麗，草木榮華，又與  
金郎同棲一處，因近醮室，時間妙理，不久就與金郎

托生重爲夫婦在此已安再不必提起他說了抱住  
劉老放聲大哭寺裏鐘鳴忽然散去劉老哭將醒來  
乃是南柯一夢老僧走到面前道夜來有所見否劉  
老一一述其夢中之言老僧道賢女輩精靈未泯其  
言可信也幽冥之事老檀越旣已見得如此明白也  
不必傷悲了劉老再三謝別了老僧一同僕人到城  
市中辦了些牲醴酒饌重到墓間澆奠一番哭了一  
場返棹歸淮安去了至今道場山有金翠之墓行人  
多拈爲佳話此乃生前隔別歿後成雙猶自心願滿  
足顯出這許多靈異來真乃是情之所鍾也有詩爲

証

連理何須一處栽  
試看金翠當年事

多情只願友同垓  
憤憤將軍更可哀

刻拍案驚奇卷之六